

# 走进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(二)

## 探访11万多件馆藏侨批背后

诚信为立业之本，千方百计地确保侨批安全快捷、如期如数送达侨眷手中；作为收批者的侨胞眷属，对侨胞在批信中交办的事项，如分给亲友们的批款、物品，都按侨胞吩咐的‘分配方案’执行。”王炜中说“诚信贯穿于侨批业运营的各环节，形成了环环相扣的‘道德链’。”

侨批文物馆里，展示了一枚特殊的回批。

“回批，就是收批人收到侨批后，通过原渠道给寄批人的回信，以示自己收到侨批。”林庆熙说，这枚回批由周恩来、叶剑英、潘汉年、廖承志联名写就。“抗日战争期间，潮籍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等3人捐资200元国币，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。周恩来等同志回批，对他们的爱国热忱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‘殊堪钦敬’。”

“这笔捐款是通过‘口批’的方式送达的，也就是由寄批人口头说定，将款交由递送侨批的批局，批局直接面授最信任的批脚(送批人)，凭代号和密码到银庄取款后，再由人转交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(八路军)武汉办事处。”林庆熙说，“这是侨批文化中笃诚守信的生动反映。”

82岁的汕头大学



游客在汕头侨批文物馆内参观。  
汕头市委宣传部供图

科研处退休职工曾益奋，是汕头振盛兴批局创办人曾仰梅之子。“振盛兴批局从1899年创办到1979年归入中国银行，历时80年而不倒，其秘诀就在于重信守诺。”曾益奋说，有的侨胞因一时经济紧张，按时给家人寄批有困难，就会来批局“赊批”，由批局先行垫款，等收到家人回批后，再来批局还钱，“大家都讲诚信，也都相互信任。”

“抗战期间，‘东兴汇路’的开辟，也是侨批业者恪守诚信的生动注脚。”王炜中介绍，抗战期间，因日军封锁，原有递送侨批的汇路中断，逾百万依靠侨批生活的妇孺陷入困境。有鉴于此，潮汕的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开辟出新的侨批秘密通道，即“东兴汇路”。“这条汇路由越南芒街过境到广

西东兴，再辗转数千里到达广东揭阳，最后发至潮汕各地。路途艰险，一趟往往要两三个月才能走完。”王炜中说，2012年10月，他参与了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“东兴汇路”田野调查，“这次追寻，也是一次心灵洗礼，我们都为‘东兴汇路’开拓者的精神深深感动。”

王炜中说，替侨眷代书回批的写批者也同样讲诚信。“有位叫洪铭通的写批人，代写回批60余年，一直坚持‘四不写’——收到的批款数字含混不清者不写，夸大儿孙不肖以求侨胞多寄批款者不写，装穷叫苦、有辱国格者不写，挑拨离间、伤天害理者不写。”

“整理、拆阅侨批时深受感动，就像身边围坐着一圈侨

胞，向我讲述他们创业谋生的艰难、对妻儿老小的牵挂和对邻里乡亲的感念”

张美生端来一盆清水，将揉成一团、残破不堪的一个侨批批封仔细展开，放入水中浸泡，不时用一把小而薄的骨刀在粘贴处小心试探。

泡了好一会儿，粘贴处仍不能分离。张美生随即用刀在水中将批封从侧边裁开，然后用手捞出，平整地放在一张报纸上，用骨刀将细处弄服帖，再在上面放一张报纸和一块石板，人站上去使着暗劲踩一踩。这时，拿出最下面的报纸一看，覆盖其上的批封已很平展。

在等待批封自然晾干的时间里，张美生去找了几张与批封年代相近的空白纸张。等到批封干得差不多了，他坐下来，开始修复：先将空白纸张铺在玻璃板上，均匀地抹上一层糨糊，再用镊子把批封夹起，小心地贴于纸上，细处用薄片刀压平。最后，用湿润的毛巾将多余的糨糊吸掉，等到完全干好，再将多余的空白纸张裁掉，把批封复原。

“最怕的就是从水里捞不上来，直接烂水里了。”张美生说。

“这种情况遇到过吗？”

“遇到过，现在的经验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才积累下来的。”

56岁的张美生头衔不少：汕头侨批研究会副会长、侨批文物馆顾问、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征集鉴定专家等。他已出版《潮汕侨批赏析》《潮汕侨批书法荟萃》《侨批档案图鉴》等著作。

张美生爱好集币，上世纪80年代后期常去乡下收集纸币，在此过程中，接触了很多“落乡人”(专门下乡收购旧书杂货的人)。从落乡人那里的各种废旧书杂中，张美生发现大量侨批并开始收购。

“那些没整理过的侨批，很多又脏又乱，有的还被老鼠咬了、被虫蛀了。家里人不理解，说这是人家要扔掉、烧掉的东西，你却天天往家里搬！”张美生说。

“那时也不太懂侨批，只是一些侨批上贴的邮票吸引了我。”张美生说，“后来在整理、拆阅侨批时深受感动，就像身边围坐着一圈侨胞，向我讲述他们创业谋生的艰难、对妻儿老小的牵挂和对邻里乡亲的感念。”

欲罢不能的张美生，侨批越收越多，收藏的侨批一度多达6万余封。

“如果没有一批